

末日王朝的护国强国之战 悲情天子的夺权维权之争

# 崩溃的帝国

## ② 励精图治

康红武◎著

平壤之战、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  
狡黠太后退居幕后，奋发帝王雄心万丈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崩溃的帝国



② 励精图治

康红武◎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崩溃的帝国 . 2, 励精图治 / 康红武著 .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2.8

ISBN 978-7-221-10301-7

I . ①崩… II . ①康…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4223 号

## 崩溃的帝国 2 : 励精图治

Bengkui De Diguo 2 : Lijingtuzhi

作者 康红武

责任编辑 张静芳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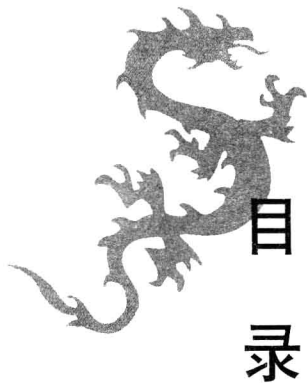
字数 276 千字 印张 15.5

ISBN 978-7-221-10301-7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 第一章 颐园突变 -1

徐用仪……满脸大汗犹如水浇价，上前一甩雪亮的马蹄袖，跪地叩头道：“禀老佛爷、万岁爷，朝……朝鲜国王李熙发来急电……”

## 第二章 苟且偷生 -29

“咱压根打不过人家的。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我等性命。”方伯谦吁口气，强自镇定道，“快，快挂上去，再迟就来不及了！”

## 第三章 甲午战起 -55

“宣战！人家既寻上门了，咱不应战岂不让人笑我大清便小日本亦怕了？”光绪拍了拍额头，道……

## 第四章 沽名钓誉 -83

“奴才想……想统兵。”桂祥不知是心虚还是心里紧张，满是皱纹的脸泛起朵朵红晕，期期艾艾道，“皇上，奴才闻得您要下诏与日夷宣战，不知——”

## 第五章 喋血黄海 -107

正自全神贯注凝视着“浪速”的林永升一声大叫，头颅被削去了一半，身躯像锯倒了的白杨一样沉重地倒在湿漉漉的甲板上。

## 第六章 调兵遣将 -129

“明军纪，振军心，调兵遣将，与日夷再一较短长。”翁同龢神情激动，“皇上，刘坤一是湘军名将，吴大澂是清流名士，但委以重任，何愁我朝不胜……”

## 第七章 灰飞烟灭 -163

但见浓浓黑烟腾空而起，直遮蔽了西际大半个天穹。他的视线模糊了，身子亦秋风中的树叶价瑟瑟发抖：“完了……一切都完了……”

## 第八章 乌云密布 -197

“赔款之事尚可商议，割地一事万不可允！”光绪腮边肌肉抽搐了下，一双眼睛幽幽地望着李鸿章，不容置疑地断然喝道，“祖宗基业岂可轻言放弃？！”

## 第九章 卧薪尝胆 -223

光绪嘴唇翕动着似欲言语，只终忍住了。他极力压抑着自己的失望、沮丧和愤怒……俯身自炕上捡起玉玺，将案上和约正本轻轻推开，缓缓地落下手来。





# 第一章 颐园突变

---

徐用仪……满脸大汗犹如水浇价，上前一甩雪亮的马蹄袖，跪地叩头道：“稟老佛爷、万岁爷，朝……朝鲜国王李熙发来急电……”

屈指算来，亲政已有五年时间了，然事事不能遂心，直叫光绪心里堵了团烂棉絮般不是滋味，总觉得兆头不好，似乎要出点什么事。一早退朝回殿，一个人呆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越想越觉万绪纷来、无以自解，遂径自于御花园里散步消遣了会儿，只回殿后心绪依旧难以平静，便唤了奕訢弈棋打发时光。

“算了，不下了。”眼见已无挽回的余地，光绪将手中棋子扔盒里站起身来。奕訢答应一声“噫”忙也站起身来。光绪默默踱着步子，良久，倏然说道：“六叔，你是不是有些瞧不起朕？”

奕訢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头说道：“奴才怎敢有这等心思？君臣分际，下不僭上。奴才——”“罢了。”光绪望了一眼奕訢，微抬下手道，“载沣，扶六叔起来。”

“噫。”载沣目如点漆，面似冠玉，石青五爪四团金戈补服裹套着蓝色蟒袍，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垂在腰间，兀自怔怔地望着光绪，闻声忙不迭上前挽了奕訢起来，看时却见他竟眼眶中泪花闪烁，探衣袖中方欲掏帕子，却听光绪说道：“朕这话是甚意思你明白吗？”

“奴才明……明白。”奕訢抬手推了载沣，颤声道。

光绪转身望着奕訢：“你这几日神情恍惚，朕看得出来。”奕訢嘴唇翕动下正欲言语，只光绪已接口道，“便拿刚才与朕对弈说，有许多手你都走得莫名其妙。与朕对弈你许有些拘谨，但朕看不全是。这阵子做差你已大不如刚开始那阵子了！”光绪说着加重了语气，“朕阿玛临终前说你那些话儿莫不是都忘了？”

“奴才不敢忘的。”

“记着便好。”光绪说着仰脸吁了口气，“老佛爷现下是——可朕难道就真会一直这样下去不成？你许心里想忍着，但不能大小事儿老佛爷说怎样便怎样，不是的地方该说还得说，这不是为朕，是为了咱大清这几亿生灵，是为了祖宗留下的这点子基业！”

“奴才谨遵圣谕。”

光绪端杯欲饮，只看了下却又放下，良晌，下意识地扫眼奕訢：“坐着回话

吧。”待奕訢斜签着身子坐了，光绪吩咐王福端了杯酹茶，方接着道，“如今天下，吏治败坏，无官不贪，加之外夷侵袭，可说是积弊如山。但凡血性儿郎，莫不对此痛心疾首。朕不坐这位子倒也罢了，朕既坐了，就要将这局面扭转过来！朕做事，靠什么？靠的还不是下边的奴才。可如今朕的帮手太少，掣肘的又太多，六叔你都不来实心帮朕，朕还能指望上谁？”

“皇上厚望，奴才有愧。奴才……”奕訢又感动又自愧，起身道，“奴才请皇上重重处治，以儆效尤。”

“罢了。”光绪微抬了下手，移眸望眼载沣，道，“载沣。”

“奴……奴才在。”载沣一双眸子只在奕訢身上打着转儿，冷不丁听光绪传唤，身子直电击似颤了下，忙不迭躬身道。光绪忍不住抿嘴儿一笑，旋即轻咳两声掩了道：“看你那样子。你虽是朕弟弟，但若有甚差池，朕非只不会恕你，还要以你给奴才们做样子的。知道吗？”

“奴才晓得、奴才晓得。”载沣额头上不觉间已渗出密密细汗。

“六叔是自己人，紧张个甚？阿玛一生虽不敢说做过甚大事，只一言一行中规中矩却是不假的。你可莫要与他老人家丢脸才是。”光绪微笑道，“如今六部里情形朕不说你也看得出来，说是每部的尚书两满两汉，其实权呢，都在汉尚书那。咱满人呢，个个都菩萨般被供起来了。”他顿了下，载沣插口道：“如此可渐次削其实力——”

“幼稚。”光绪摇了摇头，说道，“造成现下这种局面，要怨只能怨咱满人自个不争气，如若皆像太祖、太宗时那样奋发有为，又何至于呢？长此下去，只怕这朝廷就成了汉人的世界了。”他满是期盼的目光凝视着载沣，“所以朕意思，要你去约束咱们宗室子弟习武学文。”

“奴才定竭忠尽力，以期不负皇上厚望。”载沣脸上掠过一丝喜色，朗声道，“奴才能耐有限，有不是处，皇上早晚提醒着。”

光绪点头沉吟道：“你年纪轻，阅历浅，朕本意不想将这差事交与你的。只老一辈的都有差事在身，且又上了岁数。有甚不懂的可问六叔。六叔。”

“奴才在。”

“你多提醒着些载沣。”

“瞧。”

正说着，太监王福轻步进来，光绪遂道：“什么事儿？”王福忙打千儿回道：“回万岁爷，庆郡王爷在殿外候旨见驾，您看是叫进还是过会儿？”

“叫进来吧。”



“嘘。”王福答应一声，转身扯嗓子朗声道，“万岁爷有旨，宣庆郡王爷奕劻进殿见驾！”少顷，奕劻行了进来，躬身请安道：“奴才奕劻恭请皇上圣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边坐着吧。”光绪轻轻点了点头，说道，“自你总理海军事务以来，虽说没甚大的功劳可言，不过也还算是尽忠职守。今岁适逢老佛爷六旬寿辰，朕昨夜请安时，老佛爷意思，晋封你为亲王——”

“奴才谢老佛爷、皇上洪恩。”奕劻心里一阵窃喜，躬身急道。

“罢了。”光绪轻抬了下手，“眼下咱这家当外人不清楚，你心里总该亮堂着，能指望与外夷一较长短、扬扬我大清国威的，也就北洋海军了。你切切要好生用些心思，总期将海军与朕办得有模有样，知道吗？”

“奴才谨遵圣谕。”

光绪嘴唇翕动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只终移目望着奕劻道：“六叔，你这就拟旨，回头明发出去。”奕劻满腹狐疑，兀自发怔，听光绪吩咐，忙答应一声，至案前援笔濡墨，等着光绪发话。

“庆郡王奕劻公忠廉能，勤劳王事，今即着晋封庆亲王衔。”光绪沉吟道，“定安、刘坤一襄办。”

这是很简单的一份诏书，奕劻一挥而就，双手呈过旨稿。光绪看着点头道：“就这样。奕劻，海军衙门还有些文案在醇王府，朕已令载沣收拾妥当，你这便随他过去吧。”

“嘘。”

“回来。顺路告诉翁师傅一声，再发帑五万两、大钱五十万贯、米十万石，赈济京畿灾民。”

“嘘。”

“去吧。”光绪目视二人离去，久久地一动不动。屋外，不知何时已笼上了一层薄薄的夜雾。夜风透过窗户吹进来，依旧渗骨价凉。光绪身子哆嗦了下，见王福掌灯欲退下，遂吩咐道，“把亮窗关上吧。”说罢，仿佛发泄胸中郁闷般长吁了口气，移目望着奕劻道，“你想什么呢？”奕劻懵懂间忙躬身回道：“奴才甚也没想。”“不会吧。”光绪淡淡一笑，“你可是觉着让奕劻主持海军事务不大妥当？”奕劻犹豫一下点了点头：“海军事关重大，他本是个门外汉，况素日里又……又不检点自己言行，奴才心里确是——”

光绪苦笑了下，两眼怅然地望着屋外昏黑的天穹，道：“朕也始终放心不下。朕原意六叔再合适不过的，只老佛爷却不应允。唉，也不知她心里到底想怎样。”



他说着顿住，侧耳凝听下问道，“什么人在外边？”

“奴才翁同龢恭请皇上圣安。”

“进来吧。”

“瞧。”翁同龢答应一声进来，躬身请安道，“皇上，道员李经方递来折子，言日夷十年扩军计划早已完成，打前年起又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元，从文武百官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目前，日夷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余万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七万两千多吨的海军舰船。总吨位已超过……超过我北洋水师。”仿佛电击了似的，光绪握着茶杯的手颤抖着，茶水溅在簇新的袍服上亦是浑然不觉，两眼呆望着翁同龢，良久方喃喃开口道：“这……这可是真的？”

“奴才也……也不大清楚。”翁同龢小心回道。

沙沙一阵响，殿角的金自鸣钟连撞了六下，却已是酉正时分。奕訢瞅眼自鸣钟，向着兀自发怔的光绪打千儿轻声道：“皇上，该给老佛爷请安了。”“嗯。”光绪身子颤了下，已是回过神来，“王福，你去告诉老佛爷一声，朕料理了这边事便过去。”说着，移目望着翁同龢急道，“他还说些什么？”

翁同龢嘴唇咬了下，回道：“据其称日夷早在十三年时便订了个《征讨清国策》。”似是心里不安，他说着顿住，偷眼望下光绪，却是满脸焦虑地凝视着自己，遂接着道，“妄图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对我朝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依其计划，日夷将以主力进攻我京师，并分兵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我军北上。此举若得逞，则分兵进占我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及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并划入其版图范围，其余地方则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别依附于——”

“够了！”光绪端着杯子的手捏得紧紧的，微微发抖，脸色也变得一片铁青。一时间养心殿寂静得唯闻千层底布靴踩在金砖地上发出的“橐橐”声久久地回响着。窗外，几点寒星透过黑黑的云团一闪一闪地眨着眼，似乎在聆听着殿内的一声一响。

“皇上，奴才意思此暂不足虑。”奕訢沉吟着望眼光绪，字斟句酌道，“早时日夷境内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农业歉收，米价上涨，暴动不断，至今元气尚未得以恢复，以它此等状况，何来精力犯我天朝——”“不不。六叔此言差矣。”光绪摇头道了句，攒眉蹙额踱步，沉思着开了口，“大凡外夷国内发生变故，为转移人民视线，莫不从对外扩张中找寻出路。依朕看来，只怕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说着，他长吁了口气，“如若这几年我北洋海军照开始那般情形发展下来，现在又何惧他弹丸小国？！”

奕訢嘴唇翕动下，似乎想说些什么，终没有开口。翁同龢偷眼望下光绪，犹豫着躬身说道：“皇上，眼下说这些话都……都不济事的。要紧的还是该寻思着如何应对。”

“朝鲜方面可有讯儿传来？”光绪点头问道。

“就岁末来了封电报，再没有消息过来。”

光绪怔了下，望着翁同龢吩咐道：“要总署马上与袁世凯去电，详告朝境情形，日夷若想侵袭我朝，不会不顾忌英法等列强，它要找借口，只怕便在这里。对了，顺便要袁世凯那奴才转告李熙，不要吝嗇那点钱粮，灾民赈济切切要做好！”

“噫。奴才这便——”

“还有，再给李经方去电，密切注意日夷举动，一有异样即刻来电！”

“噫。”翁同龢答应一声转身疾步而去。光绪怔望了片刻，转身于案前端杯子喝了一口奶子，大约奶子早已凉了，他像咽苦药一样皱眉强噎了下去，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用余光扫了下奕訢，问道：“六叔，依你之见，设若真的发生战事，该当如何应付才好？”

“这——”奕訢迟疑了下，回道，“这事来得太过突然了些，奴才这心里一时还没个定见。只日夷既有此动静，我朝当早做准备以免他日措手不及。”

“你且说说看，该如何个准备法？”

不知是惊慌抑或是屋子里闷热，奕訢簇青的额头上布满了密密的细汗，抬手偷偷揩了把汗，干咳两声道：“回皇上，奴才寻思，日夷虽欲挑衅我朝，只是对我朝实力仍有些余悸，这从其那……那计划中便可看出，其分兵占领我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我军北上，便足见其惧我倾全国之力御之。”他顿了下，咽了口水接着道，“故奴才意思，当务之急便严谕督饬沿江督抚认真操练兵马，修筑工事，添置炮台，且要大张旗鼓，日夷若闻我动静，必有所收敛。京师为我朝根本，亦须早作准备。日夷若犯我京师，则必取我北洋水师，故可降旨李鸿章，切实整顿北洋水陆各军，所需枪械弹药立时购置。奴才现下只这点想法，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嗯。很好，很好。”姜还是老的辣！光绪心里寻思着，忍不住道，“回头便照这意思拟个旨意发出去。另外，台湾唐景崧那里专门颁布个旨意。”他顿了下，悠然踱了两步，又道，“东三省为我朝龙兴之地，又濒临朝境，亦不可不切实防范。再与定安去旨，要他与朕好生操练兵丁，日后倘有差池，朕唯他是问！”

“噫。”

嘴唇翕动着似犹欲言语，只瞟眼屋角自鸣钟已是酉时过了一刻，光绪道声：



“就先这样，道乏吧。”便抬脚出屋坐了乘輿奔慈宁宫而来。

此时已过膳时，只慈宁宫内大小太监犹自跑前跑后忙个不迭，见光绪进来，都止步垂手侍立。光绪也不理会，径自进去，但见慈禧太后坐在炕上，皇后叶赫那拉氏与珍妃一头一个正忙着给她捶背捏脚，旁边杌子上坐着个命妇，五十岁上下，端正一张鹅蛋脸上下唇多少有点翘起，显得有点蛮野，却不识得是哪个福晋。“儿臣给亲爸爸请安。”光绪上前一步打千儿道，“因着有些事儿急需料理，晚过来些时辰，请亲爸爸恕罪。”

“行了，坐着吧。好了，你们也歇会儿，揉来捏去就不如莲英那般叫人舒坦。”见光绪望着那命妇，慈禧太后遂道，“这是载漪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说着，移眼扫了下博尔济吉特氏，“还傻坐着？快见过你主子，如今你那事儿还得他说了算呢。”

博尔济吉特氏不知是紧张抑或是正在寻思着什么出了神，一直呆坐在杌子上，听慈禧太后言语方起身忙不迭蹲万福行礼请安道：“命妇博尔济吉特氏给万岁爷请安，失礼之处还乞万岁爷恕罪。”

“坐着说话就是了。”光绪茶几旁坐着，扫眼博尔济吉特氏，不冷不热道，“有什么事儿，说吧。”博尔济吉特氏嘴唇翕动着回声：“命妇是……是……”便戛然而止，一双眼睛却移向了慈禧太后。“看你那样，方才那股子劲儿都跑哪儿去了？”慈禧太后嗔道一句，望着光绪，“她呀，是来哭穷的，要再与载漪加些俸银。”说话间，崔玉贵带着贝子溥俊进来，慈禧太后笑道，“刚下学？今儿都讲了些什么？”

“回老佛爷，今儿讲的是《臣工之什》。”溥俊身穿玉色袍子，外边套件酱色小马褂，小大人似躬身回了句，朗声诵读，“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运用康年。命我众人——”

“好了，好了。快见过你主子吧。”慈禧太后抿嘴儿笑笑了句，见溥俊躬身与光绪请了安，接着道，“记着听师傅话，好好读书，这样将来才会有出息的。”

“老佛爷放心，奴才晓得的。”溥俊说着望眼光绪，“奴才一定好好读书，将来也像主子一样，做皇上。”一语落地，直惊得众人目瞪口呆，博尔济吉特氏不安地望眼光绪，抬手“啪”的一个耳光抽了过去：“混账东西，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也敢说出口？！”

“话虽不当，只小孩儿价口没遮拦，犯得着吗？你看看将他打成甚样了？我

看呀，这孩子将来一准有出息。小崔子，你带他下去，把外边进来的哈密瓜拿些个叫孩子用。”慈禧说着望眼光绪，“皇上，方才那事儿你看怎样？”

光绪脸上不易察觉地掠过一丝不快，轻咳一声说道：“亲爸爸早时不与那奴才加了俸银吗？”“那奴才许是没着个差使，整日价吃喝玩乐，那点银子怎够使唤？好歹也是咱这枝儿的，我看你就再与他加着些吧。”

“亲爸爸，这……这不大妥当。”光绪犹豫了下，仰脸道，“一来载漪这奴才就那性子，便再与他银子只怕也无济于事的，二来这俸银多少朝廷是有制度的，就因为他是咱这枝儿的，更是不能乱加，儿臣若应允了这事，其他奴才又如何？”

“那……那主子好歹给他个好差使才成呀。”博尔济吉特氏插口道。

“好差使？眼下还真的没缺儿，后边再说吧。”

慈禧太后盯着光绪，腮边肌肉抽搐下道：“看来我这老脸也不抵用的了。”“亲爸爸，儿臣……儿臣实在难以应允的。”光绪暗哼了声，犹豫下说道，“只那般样子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儿臣意思就我那里接济些过去，亲爸爸看怎样？”不知什么时候，李莲英业已行了进来，见慈禧太后往空案上摸着，忙不迭斟了杯奶子躬身递过去。慈禧太后微呷了口，望着光绪半晌方咽下，不置可否地徐徐道：“那皇后这事儿呢？寇连材把你话儿传过来，我便狠说了她一顿，方才还在我这痛哭了一场呢。”

静芬打进宫来，只头夜与光绪良宵半宿，眼瞅着光绪翻着其他妃嫔牌子，只她却是动也未动，心里直塞团烂棉絮般堵得难受，满腹的怨气没处泄，恰早起宫女侍奉洗漱时水烫着了些，顿时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到头又赏了二十棍子。想那宫女娇弱的身子一阵风儿便能吹走，哪熬得如此痛打？当场便咽了气儿。虽说那年月主子打死个奴才是平常事儿一件，只光绪心里恼着她屡屡无事生非，也不处置，便唤寇连材禀与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精明个人物，还能不晓得他用意？想掩这事儿却已闹得沸沸扬扬，想罚呢，于她脸上又没甚光彩，这便将皮球又踢了回来。

却说静芬坐在炕沿上兀自垂头发呆，听慈禧太后言语，身子颤了下缓缓抬起头来，但见光绪两道深邃的目光正自望着自己，忙不迭又低下头来，心里直揣个小兔价“怦怦”跳个不停。珍妃在一侧望着，两眼眨着直与光绪递眼色，只光绪却没瞧见价开口说道：“亲爸爸，人命至重，那宫人虽身份卑贱，却也是一条性命，恼上来一顿大棍便打死了，若是没个处分，外头办事的奴才们什么话说不出来？儿臣意思，好歹给个处分，便算是掩下边奴才嘴巴，您看呢？”

“处分她如今是你的权，我老婆子这会儿多说什么只怕下边奴才议论得更欢

呢。”慈禧太后额头青筋微微乍起，握着杯子的手抖着，冷冷说道，“只于女人来说，这颜面和性命是一样紧要的。该怎生处置妥当，你自个掂量着办吧。”她顿了下，移目望眼静芬，“还有，她可是皇后，咱大清国的一国之后，知道吗？！”

“儿臣晓得。”光绪似笑非笑地望着静芬，沉吟片刻，开口说道，“就朕想，无论是亲爸爸还是你，即便那些妃嫔媵御，都希望朕做个贤明天子。这事儿若与下边没个交代，那才真扫尽咱们颜面呢。你说是吗？”静芬轻轻点了点头，泪水不觉间夺眶而出，珍妃在一侧忙掏帕子递过，只静芬却抬手拂开。光绪黑漆漆的瞳仁眨了下，道：“朕的意思，就从这夜开始，你在后边佛堂参悟些日子，等过阵子外头平静了便仍回宫里。”说罢，他移目慈禧太后，躬身道，“儿臣就这么点心思，不知亲爸爸可觉着重了些？”

“你——”慈禧太后两眼盯着光绪，“你处置得甚好，我没异议。”

“老佛爷，臣妾——”静芬冰凉而晶莹的泪珠，像是一串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沿着她柔润的面颊向下淌着。“你主子的话是圣旨，没法子变更的。”慈禧太后兀自望着光绪，一字一句道，“小崔子，你去吩咐将你主子常用的东西送过去吧。”说着，她扫了眼博尔济吉特氏，“你这便送你主子过去。”

“噫。”博尔济吉特氏轻应一声，扫眼光绪小声嘟囔道，“老佛爷，那命妇那事儿——”

“下去！谁要你自个没本事，便自家男人也管不住？！”慈禧太后似乎找着个发泄的人，怒喝道。

“噫。老佛爷吉祥，命妇这就下……下去。”

静芬缓缓地移动着脚步，每一举步，都像是一记千钧铁锤，在慈禧太后心里头撞击着。望着慈禧太后阴森森的目光，珍妃的心都缩成了一团，只光绪却打了场胜仗的将军样脸上泛起一丝笑意。不知过了多久，慈禧太后暗暗长吁了口气，吩咐道：“好了，你们都下去吧。”

“亲爸爸，”光绪沉吟了下，开口道，“方才李经方来电，言及日本国——”

“我困了，道乏吧。”

“亲爸爸——”

“你不是皇上吗？甚事儿还要请示我这老婆子？！”慈禧太后冷哼道，“你想怎样便怎样，我管不着。”光绪心里一阵窃喜，起身打千儿道：“亲爸爸早些安歇，儿臣告退。”说罢，与珍妃递个眼色过去，转身脚步“橐橐”出了西厢房。

慈禧太后攒眉凝视着那熟悉却又有点陌生的瘦削背影，虽视野内早已是黑漆漆一团，却犹自石像价动也不动。忽地，只见她抓起案上茶杯重重砸在了地上。

“咚”的一声响，直惊得里里外外一众太监、侍女目瞪口呆！闻得声响，一个宫人蹑手蹑脚进来，蹲万福俯身欲收拾，只慈禧太后疯也似吼道：“滚！都给我滚！”

“嘘——”

静寂的黑夜咳嗽不闻，唯花盆底鞋踩在金砖地上发出的声响在四下里久久回荡着。急、缓、缓、急……李莲英侧耳凝听着，一颗心也随着那脚步声的急缓上下起伏不定。

“进茶！”

“嘘。”听着慈禧太后声音，李莲英答应一声便奔了进去，急切间被门槛绊个狗吃屎，顾不得疼痛爬起身就炉上拎壶斟了杯茶双手呈了上去。慈禧太后微吸口咽下，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说道：“这门槛太高了些，这几天少说也有四五个奴才给绊着，回头吩咐内务府给锯低了些。不妨事吗？”

“不妨事不妨事，奴才这身子便再摔它十下八下也不会有事的。”李莲英说着喉头抽搐了下，“只老佛爷您这身子——外边奴才不说也罢，便万岁爷也不怜惜着点，奴才这心里可真——”说着，他挤出两滴眼泪。

“他呀，他恨不得我早些去了干净。”慈禧太后冷哼一声，咬牙道。“如此老佛爷您——”李莲英干咳两声，攒眉蹙额道，“您怎的方才能由着万岁爷他想做什么便做什么？虽说眼下须忍着些，可这样下去奴才怕……怕万岁爷真成了气候，老佛爷您可就不好收拾了。”

“打蛇打哪儿？”

“七寸。”

“对，要打就要拣最恰当的时机打它最要紧的地儿！瞎折腾弄不好到头来怕连自个都没好下场的。”慈禧太后举杯沉吟道，“眼下先由着他，看他能与我结出个什么茧来？！”说着，扫眼李莲英，冷冷一笑道，“放心，他跳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一没人二没兵，他能怎样？”

“老佛爷英明。奴才这脑子，真猪脑袋一样。”李莲英收拾了地上的茶杯碎片，起身打千儿笑道，“只……只这日子甚时才有完呀？”

“放心，不会太远的。眼下日夷不是在蠢蠢欲动吗？”慈禧太后阴森森的双眸凝视着宫灯后的楹柱，像要穿透宫墙一样凝视着远方，“到时候一切都还会如从前一样的。”李莲英满脸皱纹折起老高，忽地眼中一亮，道：“老佛爷意思，可是——”

慈禧太后微抬了下手止住李莲英，耳听得四下除金自鸣钟沙沙作响外别无动静，方点头道：“依着皇上脾性，必不可少与日夷动干戈。”说着，她在炕上盘

膝坐了，“咱这点家底儿怎样？能敌得住人家吗？到时候民怨沸腾，看他怎生收拾得住？！”

李莲英抬手拍了拍剃得趣青的额头：“对，对，到时候还得老佛爷您出面才是。”他顿了下，“只那洋鬼子生性狡诈，若是他们真如咸丰爷时那般——”他没有说下去，只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慈禧太后。“正因为有着他们，我不才有今日吗？虽说他们可恶，却也不是一件好事不做的。”慈禧太后笑道，“日本弹丸小国，到时候与他些银子只怕他已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呢。”

“是是，老佛爷圣明、老佛爷圣明。”李莲英躬身赔笑道。

“圣明不圣明，现下说还早了些，到时候就知道了。去，吩咐下边做碗莲子粥上来。”

“噫。”

一洗澄澈的天上点点寒星射下清冷的光，微微的西北风迎面袭来，刺骨地冷，光绪一出来便打了个寒战。王福见着，忙不迭掀下乘舆帘子，只光绪淡淡一笑，吩咐道：“退下去吧。朕散着回去。”移目扫眼珍妃，又道，“将朕那袭袍子与你珍主子取了披上。”

“你呀，就是好心性儿。”光绪轻轻搂着珍妃纤腰，边走边道，“她那般待你，却还欲与她求情？”珍妃甜甜一笑，紧紧依偎在光绪怀里：“其实她越是挑臣妾不是，臣妾非只不觉着苦，这心里还欢喜着呢。”光绪听着不由怔住，问道：“你这话是怎的个说法？”

“她越这样，不说明皇上您越发欢……欢喜臣妾吗？”珍妃脸涨得通红，低头道。

“你呀，让朕说你什么好呢？”光绪摇了摇头，叹口气道，“日后多长着些心眼，别这般傻乎乎的。皇宫里，官场上，自古便没甚情感的。无论是谁，都戴着一副堂而皇之的假面具，互相在骗，互相在哄，互相在瞒，互相在坑！”

“皇上，您——”珍妃诧异地望着光绪，她这才发现她最欢喜、最最以为了解的人儿心中竟有着那般骇人的想法。“假若有人想抛开那假面具，企冀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做官为人，那么他也就完了。因为他违背了这千古不变的规律！”他说着长叹了口气，“所以要想在这种场合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这一切、适应这一切，就必须想着法儿保护好自己，即使你心怀坦荡，没有害人之意。知道吗？”

珍妃点了点头，犹豫下嗫嚅道：“皇上，那……那您看臣妾面上，就恕了皇



后娘娘这回吧。方才老佛爷面色真……真的好吓人。”“朕看得出来。是钟总有响的时候，是柴总有燃的光景，将来怎样随她去吧。”光绪面色平静，踱步沉吟道，“只现下却不能不这么做。朕这次处分她，是有给她提个醒儿，日后少胡乱生事的意思，只更多的还是为着给下边奴才提个醒儿，舒坦日子过久了，都不晓得怎生做差了，这样下去能成？”

“只拿皇后娘娘——”

“位儿越高下边才越会收敛的。朕现下有……有些事儿还做不得主。”光绪细碎白牙咬得咯咯作响，一字一句发出金属般的颤音道，“朕若真甚事都能做得主，非要像雍正爷那般，好生杀他几个奴才！朕不信就扭不转现下这等混乱局面！”

珍妃身子禁不住打了个寒战：“皇上心思臣妾晓得的，只这样怕会适得其反。如今这等奴才不在少数，若逼急了他们，皇上怕不好收场的。”“那又怎样，难不成他们敢造反不成？”光绪不屑一笑，侃侃道，“康熙爷归天那阵天下情形不比现下好，雍正爷大刀阔斧下边敢怎样？还不妥妥帖帖的？若真没有他老人家那一手，乾隆盛世只怕便难以出现！治国之道，讲的是一张一弛，文武结合。”

“皇上说得甚是。只现下终究比不得那年月……”珍妃兀自说话间，不远处传来“囊囊”脚步声响，光绪这方发觉不知不觉间竟已行至乾清门广场，凝目张望，却是寇连材，沉吟了下吩咐道：“好了，朕晓得怎生做的，王福，送你主子回宫。”说罢，抬脚便迎了前去。

“奴才给万岁爷请安。”寇连材躬身打了个千儿，“万岁爷，翁相爷说要见您。”光绪眉棱骨抖落下点头，脚下加快了步子。上养心殿台阶时，见翁同龢直挺地挺跪着候驾，光绪虚抬下手道句：“里边说话。”便进了东暖阁。

方自炕上盘膝坐了，太监捧着条盘进来，光绪遂道：“师傅想必还未进食吧。来，和朕一块儿进些。”“不，不用了。”翁同龢斜签着身子在杌子上坐了，道，“奴才方才已用过了。”光绪举箸笑道：“下值还未回府，你哪儿进的食来？行了，快用吧。这东西凉了不香的。”说罢径自取个饽饽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翁同龢后晌进宫，只拣空胡乱进了些点心，这会儿肚里直闹饥荒，见状也不推辞，起身答应了，拿捏着坐了炕头一侧。

“瞧你那吃相，还用过了呢。”光绪接了帕子拭了下嘴，望着翁同龢笑道，“朕饱了，你慢点用，不急的。”翁同龢一嘴的饽饽，闻听忙不迭三下两下咽了，起身道：“奴才这也——”

“这也饱了？”光绪漱了漱口，笑着插口道，“你呀，与朕这么多年了还客套？好，回头你回府里慢慢用吧。”说着，光绪吩咐道，“你俩外边守着，没朕